

山城贝鲁特

(回族) 马 强

贝鲁特是阿拉伯世界黎巴嫩这个国家的首都,它西、北两面环海,好像是地中海怀中的婴儿。贝鲁特人口一百七十多万,但即便是周末在市内最重要的购物中心,也看不到像中国大部分城市人头攒动的场面。由于临海,贝鲁特城市空气湿润,云层很低,下雨是最常见的事情。更妙处在于可以看到某一处云层遮盖楼顶,大雨如注,而其他地方却晴空万里,海天一色的景象。

贝鲁特虽然环海,但也可算是山城中的精品。城市由大大小小很多个山包组成,山海相依,水光山色,无形中增添了城市的灵气。山城的风格可谓自成一体,穿行在城市中,其实就是在多个山包中绕行,不断地上山下山,映入眼帘的也总是不同的风景。距离市区不远的高山顶部长年有积雪,为这座城市提供了纯净的水源。为了保护水质,政府禁止人们到山上游览。如果乘飞机旅行,就会有幸看到山峰中的积雪白茫茫如云海堆积,连绵不绝,巍巍壮观。

相对于周边其他阿拉伯国家,黎巴嫩算是较为开放和现代化的国家之一,海滨、旅馆、咖啡、阿拉伯风情、各种宗教建筑和文化活动……贝鲁特将传统与现代尽收其中,吸引了中东各国及世界各地的人前来旅游消遣,因此

也被誉为“中东地区的小巴黎”。聪明的黎巴嫩人自1943年获得独立以来，就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勾画蓝图，虽然已历经半个多世纪，城市总体结构依然不显陈旧。除了靠山依海，空气宜人，雨量丰沛等自然条件之外，贝鲁特市的现代化过程起步较早，即便在今天看来也并不落伍。但因各种原因，城市迄今没有铁路、地铁和合理的公交体系，私人汽车过多。每当夜幕降临，市内各条街道就成为天然的停车场，外来车辆很难找到一席之地停车。但在如此狭小的城市空间中却很少看到严重塞车的现象，四通八达的街巷、多处地下通道和高架立交桥为绕道而行提供了多条通途。贝鲁特的排水设施也让人惊叹，如此靠海多雨而人口密集的城市，即便在暴雨如注的时候也看不到街上有大面积积水。

由于同多年来的对手以色列为伴，对西方大国势力和以色列的态度成为影响这个国家最为敏感的神经，作为一国首府的贝鲁特弥漫着紧张的政治空气。从地缘而言，即便是一衣带水的叙利亚也常常与之貌合神离，对以色列的态度强硬与否成为测试黎巴嫩与他国关系的晴雨表。然而，如果没有政治纷争引发的各种冲突，在贝鲁特生活其实很自由。家庭仍然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联系纽带，人们希望衣食无忧，亲人团聚，家庭和睦，过安静而惬意的生活。虽然存在宗教分歧，但并没有信仰强迫，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的通婚也屡见不鲜，多元信仰家庭亦不足为奇。街上很少有游手好闲的青年，没有听说过偷盗的情况。

同世界其他城市一样，随着城市化的急剧发展，贝鲁特也面临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交通阻塞、电力缺乏、食品供应紧张、就业压力过大等多种社会问题。青年人中既有西化倾向严重，放弃传统的文化虚无主义者，也有重归传统，满怀抱负和理想的青年。因多种信仰者混合居住，人们的衣着打扮往往体现出巨大差异，很多人都说只要看一个人的装

束就知道他属于什么宗教和社团。例如什叶派和逊尼派的伊玛目一般穿着严谨，戴帽子、缠头巾、穿长袍、留长须，举止优雅，引经据典，言传身教。而虔诚的穆斯林女性一般披戴各色头巾，长袍裹体，也有爱美的青年穿着牛仔裤，或陪衬上五颜六色的外衣。

对于青年人而言，婚姻问题已经成为这座城市最为棘手的痼疾。因住房紧张、日常生活品昂贵，主要靠进口来满足消费，男子一般要有独立的两室一厅住房，有固定的收入才会有姑娘入嫁。粗略算来最少也要八十万元人民币，而贝鲁特普通工人的月工资收入一般多在三四百美元，学校教师大致为七八百美元。贝鲁特的总体消费水平却大致相当于广州，很多日用品和食品比广州贵出很多。因此，贝鲁特男性大龄青年随处可见，渴望结婚是很多人的梦想。

由于人口过度集中，安全存在隐患，除了楼房和狭窄的街道外，整个城市几乎看不到休憩、锻炼等各类公共设施，因而，在贝鲁特很少看到打球、跑步或晨练的市民。除了每条街道上的小吃店和食品店经常有人光顾外，水烟（施沙）店就是最重要的聚会和社交场所了。街头青年或者休闲聊天的长者往往边抽着水烟边高谈阔论。贝鲁特的电影院一般很小，大多位于大型的商业中心内，主要播放带有阿拉伯文字幕的西方影片。电影院周围出售糖果、冷饮、薯条等，同时也有电子游戏室，这里往往是青年人周末晚上消费的地方。市南郊有一处空旷的公园，因担心安全问题实行有限开放，只有办理了严格的审查手续后才能进入。很多人甚至已经淡忘了它的存在，内部虽然荒芜，疏于管理，但各种树木仍枝繁叶茂，掩饰不住海滨城市的妩媚。至于公园一侧用铁丝网围成的小足球场和篮球场，则显得破败不堪。即便如此，仍有个别好动的青年人在闲暇时来此释放体能，至于稍有不慎足球飞到马路上的情况常有发生。位于市郊东部Dora地区——黎巴嫩最大

的购物超市都市商厦(citymall),也许能够代表目前黎巴嫩国人最前沿的消费理念。超市背靠大海,登临地上三层,贝鲁特海港便尽收眼底,因此也是市民业余休闲的好去处。因距离市区较远,市民往往全家驱车前来购物。这里集中了国内外很多产品,包括电子产品、图书、服装、食品、饮料、蔬菜等,但国内产品明显不多。就单一产品而言,可供选择的品种也显得很少,同中国部分地区的专业市场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贝鲁特拥有手机的人较多,但款式陈旧,因电信价格较高,使用率并不是很高。电视节目往往通过卫星接收器收看,每栋楼顶都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各种电视接收器。家庭和公司办公网络通过电话线传输,即便是大学校园局域网速度也很慢,掉线和网页不能浏览的现象很普遍。各种大的派别都有自己的广播电台,整个贝鲁特大概不下十五家广播频道,既有公共娱乐节目,也有只以传播宗教为主的社团电台。

阿拉伯人以开车快而闻名,贝鲁特人无论男女老少也很好地继承了这一传统。在狭窄的街巷中,行人总是被挤到停满小车的街边穿梭,以避免疾驰而过的车辆。然而一旦行人要过马路,往往又是汽车让着行人,只要提前做好过街的手势,再快的汽车都会在瞬间戛然而止。或许这也体现了贝鲁特人在精神重压之下,激发的对生命的珍惜和尊重。

贝鲁特美国大学(AUB)创建于1866年,位于贝鲁特市西北角的Hamra地区。它与地中海相依相伴,碧海蓝天,风景旖旎,水光山色浑然一体。校园整体设计类似于香港科技大学,依山而立,建筑古典幽雅,形成群落,曲径通幽,错落有致,是贝鲁特市内现存二十世纪前后建筑遗迹最为集中的地方。玲珑剔透的小教堂,风姿婆娑的百年古木,构思奇特的结构设计,让人能够从这里领略到东西方建筑特点相互结合的典范。

最可贵的是这所大学在教育方面做出了

突出贡献,现有本科生四千多人、研究生两千多人,成为文、理、农、工、商、医等各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其国际政治专业享誉世界,西方国家的中东问题专家和在中东外交人物往往曾在此就读,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外交人才。此外,医学、生物、建筑、农学、地理学等学科为黎巴嫩及周边国家输送了大批人才,因此是现黎巴嫩,甚至整个中东地区也非常著名的综合性大学。

即使如此,学校在复杂的政治、宗教、教派、族群及社团冲突中也不得安宁,时常有人从校园外施放冷枪。多年前,为了医学专业的学生能够安全地到达一墙之隔的肿瘤医院上课和实习,学校专门开辟了地下通道,无数的冲突让这所大学为谋求生存也费尽周折。即便是多年来为黎巴嫩培养了诸多人才,但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这所大学的靠山就是美国,代表了西方的文化殖民,而美国人支持以色列,制造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和分歧。美国领事馆原来就位于校园底侧的海岸边,后因遭到海湾战争时的创伤迁移到另一处海岸。学校的教育活动深受诸多因素的制约,看来如何保持大学教育的独立性应该是管理者较为棘手的问题。

黎巴嫩人对中国人非常友好,一提到中国,说的最多的就是中国商品和中国功夫。贝鲁特大街小巷都充斥着中国商品,尤其是衣服鞋袜、家具器皿、佩戴的首饰等,从精品店、大超市,到普通的百货店、周末巴扎,随处都可以发现中国制造的产品。据当地的商人介绍,黎巴嫩也有很多工厂,制造技术也过得去,但人工工资很高,效率低下,产品的成本较高。因此与其在黎巴嫩制造,反而不如直接从中国进口,中国商品质量上乘,种类繁多,而价格低廉。贝鲁特男人很少戴头巾、穿大袍长衫,以休闲装为时尚。中国板型的便装便不胫而走,近年来成为这个一度西化严重的国家的另一种新潮。在贝鲁特遇到的人们,往往都会给我一再强调他们的衣服鞋帽

都来自中国。“昆录随尼”(一切都来自中国)既是对黎巴嫩人消费现状的说明,也是对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淳朴表达。贝鲁特穆斯林用品店中的大多数商品也来自中国。

人们对中国功夫的崇敬来自于媒体的传播,武打影片几乎将中国功夫神话。李连杰、成龙,以及前武侠影星李小龙等在黎巴嫩年轻人中可以说尽人皆知。在黎巴嫩人的眼里,每一个中国人都多多少少会功夫,越是表明自己不会功夫的人,越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因为从功夫片中他们了解了真正的高手往往深藏不露,其实却身怀绝技,一鸣惊人。由于国家权力羸弱,各种社会力量相互牵制,冲突随时可能发生,崇敬功夫并希望中国人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授以绝技以备急需,这是大多数黎巴嫩人的梦想。一旦了解了功夫需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鸡鸣舞剑,夜晚用功,岁岁坚守,昼夜不辍,随之便大为感怀,望洋兴叹。

随着中国产品在市场上占有率的上升,中国文化也得到部分黎巴嫩青年人的青睐,孔子学院已经成功进入贝鲁特。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希望同中国进行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是很多黎巴嫩人的梦想。如果从文化上设想,是否缺乏一种中和的文化扮演各种文化之间的桥梁,能够让这里的多元文化抛开政治的干扰而和谐共生?除了中国商品和中国功夫之外,以儒、佛、道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将来也许会随着贝鲁特社会治安情况的好转,中国移民的进入而落地生根,在贝鲁特市郊也许会形成唐人街。不知道在这片一神体系宗教长期胶着的土地上,通过移植而来的远东文明,是否会成为阅墙兄弟之间兼容并包的容器,吸引当地人的眼球,改变目前人与人之间充满怀疑和矜持的目光。

贝鲁特是人们能够“享受”到部队值勤的城市之一。如果按照宗教及派别划分,城市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区:西部是逊尼派穆斯林社区,东部为基督教区,南部为什叶派穆斯

林居住区。在不同教派之间的边缘地带通常是冲突频繁发生的地方,因而那里也是部队严密监视的地区。行走在主要街道,到处都可以看到荷枪实弹、身着迷彩服的军人,或者在小型掩体中留守,或者在大街上巡逻。街上不时可以看到装甲车队隆隆驶过,夹杂在疾驰的车流中显得额外瞩目,成为这座城市的另一种风景。即便如此,街巷中仍常常能听到紧密的枪声。

正值黎巴嫩举行纪念前总理哈里里遇刺三周年纪念活动。在三日的悼念期间,逊尼派居住的街区里不时传来哀歌和鞭炮声,哀歌定时播放,以一段为限。鞭炮声不同于我国庆祝新年的爆竹声,而类似将整个冲锋枪弹夹中的子弹在瞬间尽数发出。既表达了哀悼,也造成了恐怖声势,期间夹杂着年轻人故意鼓噪的口哨声和吆喝声,一直持续到深夜,让外来的访客心生几分担忧。白天也有车载着大喇叭在街上巡游,不断播放哈里里生前的言词,如“我永远记着黎巴嫩人民”等等,以增加纪念的气氛。纪念前一日夜幕降临时还有学生游行活动,队伍散乱但人们情绪高涨。

哈里里埋葬在贝鲁特著名的穆罕默德·艾米乃大清真寺侧,纪念活动就在清真寺前的广场上。说是广场,其实面积并不大,但对寸土寸金的贝鲁特来说已经非常不易。多日来因悼念活动的安全问题,附近军警密布,到处安置了铁丝网、防爆设施、装甲车、阻车装备等,纪念会堂就搭建在哈里里和当年与其一同遇难的保镖墓园上,黎巴嫩国人将他们奉为烈士。悲凉气氛充满墓地,此情此景,面对人们心目中的烈士,许多悼念的人都哽咽难耐,不禁痛哭失声。

在城市北部的商业区当年哈里里遇刺的楼宇附近,专门竖立了纪念碑和哈里里雕像。背景中曾经遭遇枪炮袭击而面目全非的楼房和现代化的汇丰银行形成鲜明对比;周围著名的假日饭店在战争中千疮百孔,今天暂时

成为游人亲历历史的见证物。

而更多的冲突来自国内不同的党派教派。贝鲁特到底有多少党派可能谁也说不清。一些楼宇墙壁上经常能看到不同党派悬挂的横幅和办公标牌,而那些活动在地下的党派组织更是难以察觉。国家行政管理力量的混乱无序,很难让黎巴嫩人形成统一的国家观念。在党派分歧严重的黎巴嫩,国家十足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即便是对哈里里之死,不同的政党和宗教派别在态度上可谓泾渭分明。既有认定其为烈士,壮怀激烈,开车游窜在各条街道痛悼的青年,也有袖手旁观,置若罔闻的群众。至于反对党和什叶派群众,更是对其愤恨异常。在贝鲁特,不仅不同宗教之间关系紧张,而更为紧张的是同一宗教中的不同派别,相互指责和攻击是每个派别取得生存权利及民众支持的不二法门。因宗教派别与教义解释体系和政治派别等紧密相关,力图进行调和实属痴人说梦。比如有一个穆斯林社团对沙特的瓦哈比派和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等派别多有批评,指责其对真主人格化,如赋予真主头、手、腿、视力、方位等,在穆斯林中制造分歧。认为这是罪孽,强调认主独一,坚持正统信仰,听从真正有学识的学者解释教义才是正道。他们选择性地采用筛海筛选过的读物作为课本,而且有详细的解释,每段解释前都加上“编者按”字样。所有的宗教派别都在强调自我的正统性,然而很多派别无法逃避与

政治结盟的命运。民间和上层的信仰向来存在鸿沟,跨越教派的鸿沟甚至比跨越不同信仰的疆界还难。在国际势力插手本国事务的前提下,党派、教派和社团力量将黎巴嫩作为统一国家的概念撕扯得粉碎。

其实多数宗教派别之间的纷争和分歧,往往缘起于只顾自言自语,唯我独尊,却很少学会倾听和宽容。在很多时候,不同派别都是他者眼中的另类 and 异端,因为他们挑剔别人,标榜自己,并将他者作为另类和异端而沾沾自喜。终于找到了自我炮制和想象的敌人,将傲慢与偏见尽数泼洒在自家兄弟身上,自己可以在重复的愤恨和对峙中耗尽精力,再没有放眼世界的雄心。把亲者痛仇者快的自我扭曲又常常贴上纯洁精神的标签。如此偏执的虔诚,其实是对信仰的轻贱。

总是在自己人中寻找异端和另类,借以批驳他者而标榜自我,这是很多宗教发展史上历经的宿命,无论是早期的犹太教和基督教,还是今天不同的伊斯兰教派之间。革新往往伴随着激进的革命,前人面临来者对异端和另类的重新解释,必将成为他者眼中潜在的另类,而最终找到革新的口实。

当我们在和平中搜寻异端的时候,大半都是矫枉过正地炮制异端,而且将自己置于窘迫的境地,从而成为他人眼中的异端。其实,如果不是一味偏执地将他者打入异端的行列,我们自身也不会陷入另类的境地。